

延伸閱讀/俞若玫

楊朕《少數民族》輕巧地挪用和嘲弄各式符碼，要加深思考，必需脈絡化了解這些滿有特定文化及政治意義的再現，現分享小巧筆記，沒有全貌之本事，只希望打開更多好奇。

## 1. 音樂篇

流行音樂是整個作品重要的創作元素，同時是反諷的對象。

甫開場，舞者從觀眾席而起的音樂是1997年發行，全球流行的德國工業金屬搖滾隊伍Rammstein的《Angel》(<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2rQzv80WEY>)，當中最為人樂道，可能是聲聲一個人的口哨和轟天暴裂的結他riff之間微妙的張力。

女聲歌詞部份：

「Erst wenn die Wolken schlafengeh'n  
當雲朵睡去  
Kann man uns am Himmel seh'n  
人們就能在天空中看見我們  
Wir haben Angst und sind allein  
我們恐懼又孤單  
Denn Gotte weiß, ich will kein Engel sein  
上帝很清楚 我一點都不想當個天使  
Gotte weiß, ich will kein Engel sein  
上帝很清楚 我一點都不想當個天使」

搖滾當然志不在讚美，它給我們釋出另一面向：天使是被寵的純潔幸運兒，還是被淹溺在刻板永生旋渦的寂寞飄魂？再來是，誰是天使？誰去決定誰就是天使？

另外一段，五位舞者坐在紅櫈上，瘋狂搖頭擺腦，滿臉笑容，背景童聲唱的正是文革初期革命歌曲《火車向着韶山跑》。無忘韶山是毛澤東故鄉，現在是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也是旅游勝地。部份歌詞：

「藏族大爺彈起琴  
新疆姐姐把舞跳  
蒙族叔叔唱起歌  
一路歌聲一路笑  
一路笑  
韶山松樹青又青  
湘江兩岸紅旗飄

紅呀紅旗飄  
毛主席呀毛主席  
您的教導永記牢  
各族人民團結緊  
祖國山河換新貌」

還有大家耳熟的鄧麗君《夜來香》，此上海老歌，意義重重，重要的也許不單是歌詞或曲風，而是歌手。當然，夜來香這個花種本身就是一個譬喻，它花白柔弱而清麗，晚上放香卻帶毒，經常寄語為危險的浪漫，以及很會裝扮掩飾自己的弱點的(女)人。

《夜來香》原唱者，正是迷樣人物(唱歌的)李香蘭和(演戲的)潘淑華 (<https://shorturl.at/1ETX4>)。她傾國美貌，演唱獨到，中日大戰苦困時，是多少人的移情對象？戰後，她卻被認定是唱好偽滿州的「漢奸」，《夜來香》也隨而成為禁歌。她被捕後，因及時交出真正身份證明才被釋放。她根本就是百分百日本人山口淑子。回國後，先後三次當上參議院議員，一生傳奇。

李香蘭三個字，本身也逐漸成為一種大時代下的女性特質：哀豔大膽、獨行神秘、老練深情，假裝高手，連周星馳的《國產零零漆》也借用她獨特身份來成為電影主線(<https://www.iatc.com.hk/doc/106347>)，更不用說「李香蘭」這首歌曾有香港多少流行歌手翻唱。

回到鄧麗君在改革開放初期(1980s)紅遍中港台的《夜來香》，也曾因為「靡靡之音」、「黃色」，導人沉淪而成為中國禁歌，同時，她被台灣人稱為「軍人情人」。後也曾在「民主歌聲獻中華」站台。她的聲音響徹中港台，一生卻沒有踏足過中國大陸。她也成為政治多變下，時代女性的象徵：獨立特行，堅守價值，同時美麗溫婉。

在《少數民族》裡的鄧麗君是不是被指涉為90年代後新女性爭取的自主之聲？

## 2. 民族服

民族服是整個作品的關鍵視覺元素，服飾也是官方民族化大論述的重要一環。

服飾是身份的建立，也是被典型化的過程。誰在行使權力及開拓可能性？

民族民間舞也容易刻板定性為回應特定地域及文化，如藏族身體向下傾，因為高原生活，空氣稀薄；蒙古舞熱情奔放，因為生活在大草原等等，當然看不到隨環境、時代的變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確認的民族有56個，即漢族及其他55個少數民族。只有漢族沒有民族服。漢族是中心及標準的依歸。中國參照史太林的《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來識別民族，包括四大要素：共同的語言、地域、經濟生活及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質。

我們用什麼觀點去理解少數及他者？參考台灣歷史學家王明珂先生在《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及《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裡以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指出兩個重點：「過去如何造成現在」及「過去之建構如何被用以詮釋現在」。也是說，怎樣的歷史脈絡造成今天我們對少數民族的理解？什麼歷史及其權力結構被不同的群體建構及詮釋少數民族？這些不同的建構及再建構又如何改變少數民族看待自己的身份？

王明珂先生指出，自1970至1980中期，知識份子在族群認同上，主要是工具論及根基論之間的爭辯。工具論者(instrumentalists)，認為族群認同是作為資源分享及競爭的工具，資源環境改變，關係也有改變。根基論者(primordialists)，則認為族群認同是別無選擇的，是根基性情感，改變不易，但也容易掩蓋了當中其他身份認同，如性別、階級及地域。

當然，之後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就有創造歷史(Invented tradition) (可參考: Hobsbawm, Eric; Ranger, Terence, eds.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及Benedict Anderson 提出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ed community) 等等建構論，直面挑戰所謂的「歷史實體論」及線性的歷史觀。

不過，王明珂先生提醒我們身份認同和區分(distinction)是一體兩面。我們往往以區分他者來肯定自我，區分也包括品味、教育及階級。而在邊界上的人們又如何開拓及實踐自我認同？在區分的同時，群體中的個體還有能動力嗎？

再引用王明珂先生的文章《羌族婦女服飾：一個“民族化”過程的例子》一文：

「服飾是個人身體的延伸；利用此種延伸，個人或一群人強調自我認同以及與他群間的區分。穿某種服飾或不穿某種服飾，都是在特定社會情景中的一種身體或文化展示。」

### 3. 瘋狂英語

台灣政治學者石之瑜認為中國用三個角度來看待少數民族：現代化進程(例如6有沒有蓄儲，如何用時間及懂不懂用科學醫療)、國家一體(夠不夠忠誠)還有全球化，就是把地方特式收納為可供全球資本化消費的商品。(參考自石之瑜文章：「少數民族作為方法：團結論述之外的能動性」)。

作品最後的爆亮場面，共唱「我愛中華」，瘋叫口號「我要成功」、「我要享受痛苦」自然想起1990s 李陽的瘋狂英語，以及當中的三味：它代表懂得英文就拿穩進入現代化的門票，以及本身就是教育企業化和商品化的成功案例。最重要是，不同民族既保持身份，迎合全球化對本土化特色的物化及消費，同時一統大合唱。